

庄文泉
著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
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庄文泉
著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 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 / 庄文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203-1040-6

I. ①文… II. ①庄… III. ①劳伦斯(Lawrence, David Herbert
1885—1930)—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18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王 龙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5.5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庄文泉，福建莆田人，乃福清之学士，人文之干材也。思想起他在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任教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已三十余年矣。三十多年来，他勤于著述，锐意进取，发表论文无数，出版著作与教材多部，内容丰富，流光溢彩，令人惊喜之至也。经过数年的努力，最近又完成一部从文学地理学批评角度，研究劳伦斯长篇小说的学术专著，请我作序，实在是荣幸之至也。虽然教学、写作与科研任务繁重，作序的任务却不好推迟。读了大著，的确也有话想说，权当朋友之间，一次比较私人性的谈心与对话而已。

第一，以文学地理学之批评方法，切入英国作家劳伦斯之长篇小说，实在是一种再明智不过的选择。劳氏在英国甚至世界上乃是小说大家，一生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就小说而言，就有中、短、长多种，而以长篇成就最为卓著，影响后世，至为深远。所以弃短篇与中篇，而专选长篇进行集中、深入的解读，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容易发表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见解。而劳氏长篇，特别注重地理景观描写、地理意象呈现和地理空间之建构，关注人物与环境之关系，超过了人物与时间之关系。因此，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会极大地有助于对其长篇小说的理解。所以，《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书名虽然长了一点，然而对此选题及其所使用的方法，我是表示肯定和赞同的。

第二，作者对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吃得很透，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文学地理学批评是我近几年与我们团队成员一起，提倡并进行文学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在对中外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前几年，他在桂子山上跟我访学一年，多次就文学地理学的相关问题，与我及团队成员进行深入交流和对话。他对文学地

理学的相关理论，深有体会和认识，近年来致力于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本书中运用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和地理基因等概念，来解读劳伦斯的多部长篇小说，多有发现，且蔚为大观，实在难得。以前中国学者多运用从西方输入的文学批评方法，而文泉能独辟蹊径，运用中国学者自己提出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来研究劳伦斯长篇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创造性，对世界的劳伦斯小说研究，自然会有所推动。

第三，他对劳伦斯小说中的地理意象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做得很细致、很具体。江河湖海、风云雷电、花鸟鱼虫，植物系统、动物系统、气候系统、物候系统等，他花了一大番文本细读功夫，才从诸小说中寻找出来，并结合理论加以解读。这样的细致与深入是许多同类著作做不到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重在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不能离开作品来谈作家，离开作家与作品来讲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潮。他在此方面做得相当到位，并在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这部学术著作，语言自然畅达，准确简要、华美丰富。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研究条件，利用有关劳伦斯的书信及其他研究者所写的随笔游记或提供的实地照片，做到图文并茂，研究材料真实，因而其特点和优势就相当鲜明，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劳伦斯的小说世界。本书后附录的《D. H. 劳伦斯地理年谱》，虽然其体例与思想可能受到杜雪琴博士的《易卜生地理年谱》的启发，但在具体的结构与方法上却是一种创新，在劳伦斯研究领域用地理年谱应是一个首创，为我们了解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结合作家来研究作品，联系英国及旅居国相关的历史地理和社会资料，对作家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不仅说明文学地理学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更是一门综合研究的方法。这样的研究，为中外学者研究作家与作品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它不仅对文学地理学理论批评有所贡献，而且以个案的方式对人类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此，对文泉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

是为序。

邹建军

2017年3月31日

华中师范大学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劳伦斯研究综述	(1)
一 概说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第二节 选题理由及意义	(38)
第三节 主要内容	(42)
第一章 大地之子: 源于故乡, 超越故乡	(44)
第一节 难忘故乡——乡怨, 乡恋, 乡愁	(45)
一 心灵的故乡——伊斯特伍德	(46)
二 故乡小城——诺丁汉: 现代启示录	(69)
三 故国首都——伦敦: 爱也悠悠, 恨亦悠悠	(76)
四 蛰居康沃尔——美丽与修炼	(86)
第二节 他乡寻梦——旅行、流浪、漂泊	(91)
一 旅居欧洲大陆	(92)
二 旅居锡兰与澳大利亚	(102)
三 旅居美国及墨西哥	(114)
四 何处是乡关——滞居欧洲大陆的最后岁月	(118)
第二章 坚实可感的地理空间建构	(123)
第一节 从偶然点缀到星罗棋布的矿区空间	(124)
第二节 英国土地和乡村之美——乡村空间	(154)

第三节 异化的人类文明中心——城市空间	(190)
一 诺丁汉——故乡小城	(190)
二 伦敦——从迷恋到噩梦	(195)
三 悉尼——空旷虚无	(201)
四 墨西哥城——嘈杂、封闭与排外	(205)
第四节 湖泊海岛空间	(210)
一 湖泊空间	(215)
二 海岛空间	(221)
 第三章 意蕴丰富深刻的自然意象	(229)
第一节 天文类自然意象	(230)
一 太阳意象	(231)
二 月亮意象	(233)
三 彩虹意象	(251)
四 云的意象	(254)
五 雾的意象	(257)
第二节 地理类自然意象	(261)
一 湖泊意象	(262)
二 大海意象	(267)
第三节 植物类自然意象	(284)
一 庄稼意象	(284)
二 树木意象	(290)
三 树林/森林——现代人的伊甸园	(294)
四 花草意象	(299)
第四节 动物类自然意象	(308)
一 鸟的意象	(310)
二 马的意象	(319)
 第四章 长篇小说艺术探魅	(326)
第一节 长篇小说中比喻手法的巧妙运用	(326)
一 男性的动、植物性比喻	(327)

二 女性的动、植物性比喻	(330)
三 动、植物化的人物称呼	(334)
四 动植物化比喻及称呼的原因探析	(335)
第二节 长篇小说创作的象征艺术	(336)
一 善用自然意象作象征	(337)
二 象征手法运用的成因	(343)
第三节 劳伦斯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	(345)
一 以感性力量对抗工业文明造成的异化	(346)
二 张扬血性意识,崇尚生命本能	(350)
三 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	(354)
结语	(359)
参考文献	(362)
附录: D. H. 劳伦斯地理年谱	(388)
后记	(396)

绪 论

第一节 劳伦斯研究综述

正是为了永远做一个活人，我才成为一个小说家。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自认为比圣人、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更优越。这些人能主宰活人的不同部分，可他们永远也无法获得人的整体。^①

一 概说

在天才辈出的 20 世纪英国文坛上，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是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之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世人留下了 12 部长篇小说，70 余篇中短篇小说，8 部戏剧，近 1000 首诗歌，4 部游记，5600 多封书信，数量惊人的散文、随笔和 9 部翻译小说，以及几部风格独特的文学和心理学研究论著，劳伦斯自幼习画，有出色的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还举办了画展，出版了绘画集，是难得的文艺通才。他在作品中揭示了人性中的本能力量，力求探索人的灵魂深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现代英国作家中，劳伦斯是个异数。这位出生于英格兰心脏地带——诺丁汉郡的矿工的儿子，几乎一辈子处在旅行、逃离或自我放逐中。劳伦斯一生命运多舛，一方面他的作品多次以淫秽罪遭官方

^① [英] D. H. 劳伦斯：《劳伦斯文集·文论集》，毕冰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1—262 页。

查禁,包括高尔斯华绥、罗素、T. S. 艾略特在内的众多作家学者都对劳伦斯有过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将他奉为“大艺术家”、“最伟大的小说家”、“伟大的创造性天才”、“英国文学中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天才,居于英国文学中心,在世界文学中也有他稳定的位置”、“他仍然是我们这个文明阶段的大家”等,也大有人在。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 1895—1978)更是将他的小说奉为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劳伦斯文学史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的今天,无论是他的个人经历,还是他的文学艺术创作,尤其是那些大多以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创作的“性爱心理小说”在当时产生了石破天惊的效应,至今其作品中所涉及的诸多思想问题,性爱观尤其是其作品中大胆的性描写问题,仍然令读者感到困惑,争议仍然在持续。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劳伦斯研究现状

国外对劳伦斯的评论与研究早在劳伦斯作品发表时就开始了。1909年11月,《英国评论》发表了劳伦斯的几首诗作,1911年长篇小说处女作《白孔雀》(*The White Peacock*)的发表,吸引了英国评论界的目光。受到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英国评论》的主编福特的赞誉。迄今百余年,国外劳伦斯研究,笔者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20—30年代;中期阶段:20世纪50—80年代;近期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

1. 早期阶段(20世纪20—30年代):诋毁多于赞誉

1909年,劳伦斯在著名刊物《英国评论》上发表几首诗歌。1911年《白孔雀》发表。《每日邮报》评论道:“D. H. 劳伦斯先生——顺便说一句,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新名字——写了一部具有伟大力量、伟大美感的小说。但这种力量自始至终把大家抓得太紧,是一种令人感伤的美。总的看来,是一本悲郁的书。”^①当时英国权威刊物《英

① [英] D. H. 劳伦斯:《白孔雀》,谢显宁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译序”第12页。

国评论》这样评论：“在 D. H. 劳伦斯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位新作家，一位肯定会得到人们重视的作家……这部小说或许不是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劳伦斯在人物会话方面安排得有些冗长；他的生活范围似乎有些局限；尽管书中有一些喧闹的沃洲，但枯燥乏味，而且似乎带有偏狭的单调气息。但书中不时地闪现出真正天才的光芒。”^①与此同时，“《雅典娜》和《星期六评论》用傲慢的态度提及了它；‘自由的’《每日新闻》对它进行了抨击”^②。由此看来，劳伦斯步入文坛便遭遇了赞誉与诋毁之声。

对其赞誉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福特（Ford Madox Ford）、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等人。福特，原名福特·玛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英国小说家、评论家、《英国评论》的主编，是第一个发表劳伦斯作品的编辑。1909年11月，《英国评论》发表了劳伦斯的几首诗作。福特还为劳伦斯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白孔雀》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并将劳伦斯带进了伦敦文学圈，而且向全伦敦宣布自己发现了一位重量级的天才，对劳伦斯的《白孔雀》和《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两部作品赞赏有加，认为它们出自26岁青年之手，实属难能可贵。劳伦斯的文学才华得到了福特的赏识。作为资深的评论家和编辑，福特并不是一味称许劳伦斯的文学才华，也看到初涉文坛者存在的不足。他在阅读劳伦斯第二部长篇小说《逾矩的罪人》（*The Trespasser*）之后说：“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的一部蹩脚的作品，该作品结构松散、主题跳跃——艺术上是很不成功的，它也是一部色情的作品——我个人对此倒不在乎，色情的作品必须在艺术上得到成功才行，但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③在此，福特从作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和伦理道德批评的角度考量了《逾矩的罪人》，并建议劳伦斯不要出版这部小说。

① [美] 亨利·莫尔：《劳伦斯传：爱情的牧师》，郭群英、方清涛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英] 理查德·奥尔丁顿：《劳伦斯传》，黄勇民、俞宝发译，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9页。

③ [美] 哈里·莫尔编：《劳伦斯书信选》，刘宪之、乔长森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爱·摩·福斯特，英国小说家、散文家。他与劳伦斯有一定的交往，劳伦斯去世后，福斯特发表过著名的悼文。他在《先知者——小说家》（1927）中称赞：“就我所知，在当今作家中，劳伦斯是唯一具有先知先觉的见识的，而其他人若不是耽于离奇的幻想，便是热衷于滔滔的说教；在当代小说家中，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的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要评论他就会显得多此一举；然而他的小说中也寓有说教的成分，这就免不了受人评议……而劳伦斯的伟大则以美学为其源泉。其声音乃是巴尔德尔的声音，其手则是以扫的手。这位先知先觉者从内心发射着大自然的光辉，每一种颜色都熠熠生辉，每一个形状都各具特点，这一效果用其他的方法是无法获得的……我们中许多人还在池边翘首等待着的时候，还站在起步的地方，这位先知先觉者就已经表现出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再创作的力量与灵感的召唤。”^① 文章虽然未能具体展开论述劳伦斯的文学风格，但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劳伦斯的创作特色。

1916年7月，英国《心理分析》杂志第3卷第3期发表了英国学者阿·布·库特纳的署名文章。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探讨了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详细地解读了保罗与母亲，保罗与米丽安、克莱拉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儿子与情人》既是一部非常杰出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完整地体现弗洛伊德主义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最后得到的结论：“如果说他不自觉地证明了可能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心理学学说（这正是我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那么他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艺术创作秘密的极富启发性的真知灼见。”^② 1933年，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在西方学界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又译《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查特里夫人的情人》等）的一片讨伐声中，欣然为法国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序，肯定了作品“这种技巧使他以热烈的激情，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色彩把生活中的黑暗面揭示出来”^③。

然而，在精英文化左右当时英国主流之时，以上这些赞誉之声被淹

① 蒋炳贤编选：《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② 同上书，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60页。

没在滔滔的诋毁的洪流之中。不仅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7—1933）、托马斯·史特恩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不见容于劳伦斯，而且连劳伦斯的密友新西兰女作家凯瑟林·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对他也颇有微词。

高尔斯华绥，英国最负盛名的传统作家。劳伦斯的《虹》（*The Rainbow*, 1915）刚刚面世不久，高尔斯华绥在1915年致信劳伦斯作品的出版商J. B. 平克：“坦率地说，我认为这部小说令人在审美情趣上感到可憎。它的非常强烈的未来派文风，使我眼花缭乱，莫名其妙。书中过多的重复也使我腻得要命……这是一部怪诞不经的作品，它是一首对当前流行在年轻人中间的对艺术浅薄的狂热赞歌。它毫无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脆如玻璃，纵有一点光彩。”^① 信中的言辞虽然温和，但态度倾向非常鲜明，绝不允许出现相异于传统文学风格的作品，在高尔斯华绥看来，劳伦斯的《虹》破坏了英国传统文学的审美规范，显示了未来主义的品质，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显然，高尔斯华绥是站在现实主义文学的立场，严加指责了劳伦斯。

T. S. 艾略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员骁将，新批评理论先驱者。艾略特1927年5月1日在《新法兰西评论》发表文章，写道：“除了作者令人信服的真诚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称道的。劳伦斯先生是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天真无邪的抱着救世福音的着了魔的人……说真的，从我所指出的观点来看，劳伦斯先生的系列小说，从最早的（我认为是最好的）《儿子与情人》一书开始，标志着一种人类堕落的逐步深化过程。这种堕落被劳伦斯先生异常敏感的禀赋所掩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② 傲慢无礼，缺乏教养，为人势利，漠视社会道德，嘲弄政治、神学和艺术，明目张胆地纵情于病态的性欲和个人主义之中。他认为劳伦斯的作品企图以原始生活来解释文明社会的探索，以倒退来解释进步的探索，以“隐秘深处”来解释表面现象的探索。在艾略特看来，劳伦斯误入了迷津，其思想纯属虚幻，其精神很不健康，认为劳伦斯如此做法很容易将意志薄弱的读者引入歧途。

① 蒋炳贤编选：《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35—36页。

因此,艾略特最后得出结论,劳伦斯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那些漂泊无主的彷徨者的向导而已。难能可贵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艾略特还写道:“在健在的作家中,劳伦斯先生具有的描写才能首屈一指,他能为你描绘的不仅是声响、颜色和形态,光彩和阴影、气味,而且还有所有令人激动心弦的微妙感觉;甚至还有那种超然物外的不连贯的情感,他对这些情感本身,而且及至它们成为重要的感情,往往都有着最令人惊异的洞察力。”^①艾略特客观指出劳伦斯的创作才能及作品的一些特征。作为“新批评”理论先驱者,艾略特本应侧重文本研究和讨论作品的美学价值,但是,在对待劳伦斯及其作品的问题上,他并没有践行他的“新批评”理论,反而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角度批判劳伦斯。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现代英国文学中杰出的意识流短篇小说家,曾与劳伦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二人在交往过程中,劳伦斯常以精神领袖自居,曼斯菲尔德把劳伦斯当作自己可以倾诉衷肠的挚友和文学创作的楷模。她与丈夫默里(Murry, 1889—1957)也曾非常同情劳伦斯夫妇的命运。然而,1920年,劳伦斯在出版长篇小说《误入歧途的女人》(*The Lost Girl*)之时,曼斯菲尔德却改变对劳伦斯的看法,认为:“劳伦斯否认他的人性,否认想象的力量,否认生活——我是说他否认人的生活。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都不具有人性。他们无休无止地游荡。他们没有感觉,他们很少讲话,他们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记得清的。他们沉湎于肉感,至于其他方面,则表现得迟钝,像蒙了一层面纱,看不见,识不清,没有头脑。这是智力低下论……我暗自感到劳伦斯似乎被妖魔缠身、万劫不复了。”^②与上述主流批评不同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在《D. H. 劳伦斯:资产阶级艺术家研究》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分析研究了劳伦斯的美学思想和文学风格。文章指出,艺术发挥着怎样的社会功能取决于艺术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类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不管他怎样清高傲然,但是他都是

① 蒋炳贤编选:《劳伦斯评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② 同上书,第28—29页。

市场商品的生产者，“艺术作品视为实体（hypostatized）”，“他与其艺术作品的关系视为生产者与市场的关系”^①，艺术不再是人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艺术异化为商品的奴隶。真诚的艺术家厌恶、痛恨这种异化现象，“试图完全忘掉市场，专注于自己与艺术的关系”^②，坚持艺术的私人化、个性化和自我表现。在考德威尔看来，劳伦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现象，充分意识到了纯粹的艺术家不可能存在，并以一种“墨西哥的、意图利亚的和西西里岛的生存形式”对资本主义现存的文明进行批判，他的“福音是纯粹社会学的”^③，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弊病的分析完全是艺术化、情绪化的分析，“再三以心智语言或形象语言有意识地编造自己的信条”^④。因此，考德威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劳伦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法西斯的，是一种倒退的方式，是一种“绥靖主义、清教主义以及种种通过个人行动而获得拯救努力”，他的福音“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自我毁灭因素的组成部分”^⑤。这篇文章既肯定了劳伦斯的文学风格，也指出了劳伦斯文学存在的不足。^⑥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20世纪20—30年代国外评论界集中在社会道德和艺术形式上展开对劳伦斯长篇小说的批评。道德败坏和艺术失败成为当时劳伦斯研究的主流声音。随着1930年3月2日劳伦斯的谢世，此后十年劳伦斯研究一度陷入沉寂。

2. 中期阶段（20世纪50—80年代）：最激进的革新者

从20世纪50年代起，劳伦斯研究发展经历了三次推进。国外劳伦斯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三次促进其纵深化发展的事件。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利维斯率先开始运用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评论界重新认识和评价劳伦斯及其作品，此后，穆尔、古德哈特等人进一步推进和拓展了对其小说的形式技巧和故事结构的分析。

第二次是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1960年伦敦长达6日

① [英]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② 同上书，第418页。

③ 同上书，第426页。

④ 同上书，第427页。

⑤ 同上书，第435页。

⑥ 廖杰锋：《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劳伦斯》，群言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的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它对改变英国人的鉴赏力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冲击了英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同时这次审判对劳伦斯作品的推广起到了宣传作用，一时间英国及世界各地掀起了阅读和研究劳伦斯作品的热潮。

第三次是《劳伦斯评论》(*The D. H. Lawrence Review*) 的出现。1968年，文学杂志《劳伦斯评论》在美国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由詹姆斯·C. 考温(James C. Cowan, 1927—2005)创办，发表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批评、个人传记和文献目录，该杂志的出现为劳伦斯研究的纵深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在批评与对话中不断拓宽劳伦斯研究的领域，不断涌现出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这本杂志促进了劳伦斯研究的急速发展，最终使劳伦斯研究扩展成为一门“产业”(industry)。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语境的改变，国外对劳伦斯研究的批评重心出现了多次的转移，劳伦斯研究渐渐步入了客观公正的学术道路。先由社会道德批评与形式主义批评的拉锯战，再到女性主义批评的崛起与强势绽放，然后是多种批评视角轮番上阵，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劳伦斯长篇小说的社会道德批评开端于20世纪20、30年代，这主要是艾略特和福特的代表观点。这种批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对于劳伦斯研究来说具有重要转折性的意义。英国的F. R. 利维斯和美国的哈里·T. 穆尔(Harry T. Moor, 1901—1981)是这个时期劳伦斯研究的领军人物。

利维斯是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小说家D. H. 劳伦斯》(1955)对劳伦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与T. S. 艾略特、默里论战的成果。不仅为重新认识和评价劳伦斯拉开了序幕，而且为劳伦斯研究新说奠定了基础。利维斯最重要的两个贡献在于：一是从英国文化史和英国文明的传统角度重新定位劳伦斯的价值。认为劳伦斯是一位与艾略特齐名的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英语作家之一。二是利维斯采用“新批评”的方式，剖析了劳伦斯的两部代表作《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他认为《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小说的顶峰的观点被此后很多批评者所认同，利维斯也指出了小说家劳伦斯的不足。

哈里·穆尔，当代美国评论家，世界劳伦斯研究的先驱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穆尔就说劳伦斯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当代最丰富的阅读经验”。劳伦斯是一位未被传诵的大作家。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劳伦斯的成就》、《聪颖的心灵》、《劳伦斯集锦》、《爱的祭司》等专著。这些作品不仅为劳伦斯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传记性资料，而且使世人看到了一位深刻复杂、动态变化的全面的劳伦斯。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开始强调对劳伦斯的小说进行整体的研究。马克·斯皮尔卡（Mark Spilka）的著作《D. H. 劳伦斯爱的伦理准则》打破了把劳伦斯区分为“审美的和预言的两半，其中一半写出了他的小说中好的部分，另一半则写出了坏的”^①传统观点，提出要整体判断和评价劳伦斯的主要作品，发现其中具有整一性的哲学伦理思想。同时，斯皮尔卡强调原始宗教的超自然力量的理念对于劳伦斯的创作的影响。把整体研究进行得更为细致的有埃利斯欧·维瓦斯（Eliseo Vivas, 1901—1993）和基思·萨嘉（Keith Sagar）。维瓦斯的《D. H. 劳伦斯：艺术的失败和胜利》的特点在于作者以劳伦斯自身的小说创作理念为依据，指出在《阿伦的杖杆》、《袋鼠》和《羽蛇》中充斥着反复的说教，缺乏对作者经验的审美化表现，而《儿子与情人》、《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则展现了过度的激情，这些都破坏了艺术所要求的冷静的克制。该书还区分了“符号的象征”（semiotic sign）和“本质的象征”（constitutive symbol），指出更丰富和神秘的“本质的象征”可以使劳伦斯有能力洞察以前的小说家未知的人类心灵的领域，从而体现作者艺术的创造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基思·萨嘉（Keith Sagar）教授是劳伦斯研究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他长期悉心研究劳伦斯，是世界公认的劳伦斯研究权威。萨嘉的劳伦斯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专著《劳伦斯的艺术》（*The Art of D. H. Lawrence*）（1966）接受并发展了利维斯的观点，在文本细读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劳伦斯作品的结构与有关章节、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作品内在的连贯性或不连贯性，并进一

① Mark Spilka, *The Love Ethic of D. H. Law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3.